



三官記
坤

15
895
2 立





三官記目



古今人才貌動多相類而往、有不狀者臺谷南公觀其
詞翰翩翩、道逸才調溢發可謂敏速之奇才而及觀其人
一坊相反多質少文言貌遼重清秀之氣蘊於中而不見
於外斯其為君子人與此余幼時所目覩者後之人若或
認為輕薄才子則誤矣

余幼時見文谷金相國頌而長白哲好風儀中年往玉屏
院拜其影子大不如真面窈嘗就三先生而妄論之曰思
菴清癯無塵俗氣真是山林宰相文谷不免京華粉即乞
味獨洞隱翁無影子意思玄遠視思翁尤高得數層云

甲子吾祖考居留廣州時汾厓中尚書來過周覽城堞仍
留宿夜飲卽席感古有詩曰白登當日勢蒼黃虜騎崩騰
不可當半夜西門能出戰至今猶說李延陽醉中揮洒甚
快真風流豪氣也詩箋舊存而今亡矣

丙寅三月三日吾祖考周甲晬辰吾仲父設酒饌邀府君
親友適有公私事故至者絕少惟呂尚書聖濟以冢宰居
首座風儀動盪坐處若有光明此老事業不可知而風流
若此宜乎作太平宰相近世則無論才德似此風儀亦未
之見也

完寧李公師命為兵判頻來拜議政府君以故人子待

之余於幼年諦視之容貌甚美如美少女子其後遂宗杭
以行人將赴燕過辭大臣余從傍視之其容恰似完寧其
後兩人俱不得其死相法義中亦有凶耶未可知也

吾王考寢疾多月御醫數人持藥物相守每於論藥之暇
以棊局消日余讀書有隙則在其傍中間症患快減謝遣
諸醫權愉名醫而以驕亢聞者臨歸訪余曰少主人不可
不告別

王考諸症中下腹虛冷自云丁丑陷虜赴北時虜以一船
渡甲串人多般少被俘人或近水欲登船則不少愛惜輒
以鐵鞭驅打落於水中吾則欲登未登以手攀去船以濟

腰下盡浸冰漸病崇蓋由於此非藥力所可及也

王考之疾乍減旋劇枕上諄、無非憂國之語又呼儕友字多是作故人其中呼彞仲者數彞仲李公敏叙字前數月卒似是最相親而狀也一日呼李氏判書公近前口占遺疏使書之大旨以嚴宮禁杜私廷為戒蓋時方有巷言沸騰而狀也疏入例賜嘉獎而訃聞無別致傷悼之教論者謂數勾大觸諱以致恩禮無終云

半藁小紙尚在故篋中

陽陵君李立身性剛悍有俠氣少微賤居餅廩覘於阿覘為洞內議政府君以原任監司家居立身稱以李部將短衣侍側左右服事有同門客庚申之際結知於清城叅保

社功臣粹取富貴猶以舊情頻、過訪初以搃管來時自笑曰吾以前導入此洞口查間變恠真無所不有也余幼時嘗記陽陵對吾仲父涕泣言禍將迫矣南人挾後宮之笏張姓武弁方圖鑽進少論以東平為窩窟南少合勢家國事因極因極若之何其以今思之似是丁卯戊辰間事吾仲父時在布帛而有時來告者出於憂懣之心也彼此詞察蓋無幽不顯云其後自求出為平安兵使其計欲羅致張希載於幙下使醉於酒色銀貨使渠無意上京以絕其幽陰之運未及赴有物論將辭遞吾沒租判書公言于廟堂不許遞敦迫赴任將行少論為臺諫者擊去之已已

禍作果一如其言判書公首被竄啓措語非常蓋生疑於
扶護立身事也羣凶欲翻庚申逆案如南斗北李光漢諸
人不勝酷刑咸以誣告自服獨陽陵年近八十受刑十五
次終無亂言不屈而死人皆壯之當被拷時如攻堅木無
毫髮痛查叅鞫坐者相顧歎曰此真壯士也陽陵合眼閉氣
若死人狀忽開目厲聲呼曰當此國家危疑之時殺壯士
欲何為滿座失色云

聳溪李都憲彥秀於吾王考兄弟年輩不甚相遠而以判
書公與其考察公有同研之舊故嘗待以父執頻來
拜退而與吾仲父穩話時帝酒氣言論風生劇談時輒揜

袖露臂風流溢發後來追思不可復見如此人物矣

舊時兩銓長必極一時之望故擬者絕少丁戊之際吾祖
考拜相西河公卒李公翊相始見擬一除卽被臺官朴泰
溥劾去壘谷南公龍翼是李家門生地望未必逾於李公
而以方帶文衡之故人無異議及己巳春 元子定跡之
時 上歷問諸臣以有他議者納官退去為教南公首言
臣退則退矣不敢奉承 元子稱彌太早何汲、為不如
徐待長成也古人所謂萬代蒼仰在此一舉者正指此也
自是遂為名人時有胡差來卿列之人南公以金德遠差
遠接使 上查方嚮用一邊人留德遠而特命公代之比

自西還朝著已一疫旋被臺叅後復竄北以卒噫論人者不可不觀於晚節也

己巳二月日不記吏曹開故判書南龍翼以僉使西下叅判崔錫昂獨政洪公受瀆以卽官往赴望筒入自上一不用之盡起廢特除一日之間衆南充滿朝著洪公夕歸解朝衣微笑曰吾今日虛作秉筆之勞矣故旣畢崔特授安東府使後洪公以不更赴政特罷其職沈樺代南為吏判

余兒時及見打愚叔祖容貌重厚大類我祖考而差少精華終日嘿狀危坐暗誦經傳而已

己巳冊 元子之後上已有易 壺位之意備忘之發於外者頻暴 后過失而於宮內未有明白處分聖后情勢危感有不可頃刻在宮之勢一日 上臨立殿上督令速出卽以素帕蓋頭乃與兩宮婢步至曜金門兩宮婢皆辛酉入宮時本家選入者也一人名貴禮最忠勤官垣傍有老卒晝眠官婢呼而使覺謂曰安國坊洞去此不遠汝須往覓驪陽府院君宅使人持素轎与之同來時正字公兄弟係獄家無丈夫家人不能知曲折但依其言卽送素轎偕其人往迎之且邀同春孫別檢炳遠之居濟生洞者搜出家藏中最緊者空一房以待之已而 聖后至家人悉

奔迸出寓西小門外宗家遂下鑰鎖外門禁人出入當吳
朴諸公親鞫也 上以閔某兄弟万無不知此疏之理并
拿來及拿至 上怒其間少息命下禁府數日後納供以
為朴恭輔與臣家有世所共知之嫌於疏事豈有叅涉云
云尋命放送

吾舅氏趾齋公為廢宮供奉不敢離都下借吾家以居時
趾齋公未殖槐院每新榜分館之出及第諸人夜著鬼服
到門外納回刺紙其中西人絕少真是怪鬼輩矣
當朝南人中惟李沃以畿伯時過舅氏來輒問訊廢宮安
否一日環視吾家笑曰李相國作此新第時極有人言槩

言其宏侈今觀樸陋如此耳聞果不如目覩也舅氏仍指
中舍廊曰此則相國爺少時寓居扶安時家材以木道掇
來移構者也沃嘗遺以倭柑數枚舅氏笑散于前曰沃
書有分饋兒輩之語矣余時年十餘笑曰吾何忍以口腹
之累當李沃所謂兒輩之目乎

一日沃又來余時在舅氏側自言昔在箕幙時与李進士
情親至今不可忘也顧余而問曰是其兒耶此兒已有文
名矣仍曲致慇懃之意且問吾姊氏安否如何蓋聞沃於
文貞公為再從姪通內外相見故猶稱吾母為姊氏云
仲舅丙寅魁柑掣直赴遭大故已巳免喪卒未當應榜而

仲舅以張氏僭弼之日肅拜為難不欲赴殿試人皆以禍
福恐之黽勉應榜終身以失身為恥自後還驪鄉閉門不
出甲戌通顯之後欲以此自引自廢伯氏不許

聖后出居本第之後親戚自不得不入謁時或婦人乘人
定時入住留多日而出癸酉余始冠 聖后聞其短小欲

見甚切翌年二月仲舅自驪鄉為叅大忌來十二日夕陪
往安洞本第近處閭家留宿至昧爽到門外侍婢啓門使

入

常時則無
晝夜下鑰

余與仲舅遂入見之則外廊寂

聖后以

罪人自處避正寢處下舍素衣素屏以出宮時方有 莊
烈大妃喪歲久而猶不除服故也案上只有孝經小學解

二冊眼前所見極其齊整侍側者但伯舅長女靜規齋外
孫年十四後為趙奎彬妻者及宮婢隨而出來者二人而
已 聖后迎笑曰舊聞汝短小而亦不料如是之甚狀視
丁卯所見則不可謂不長矣世間安有如此妙丈夫夫耶
仍問讀書幾何又能作文否終日談笑和樂春煦甚長間
或退休於堂側小軒就書樓取出荷潭日記一冊現之未
盡其半 聖后又復臨話日落始告歸復乘昏而出後
聖后入宮抵先妣書中有云當日草一見最難忘至今
猶記取桂應笠于渾覆一身耳桂應郎余小字外氏所命
也 聖后間中無事嘗取色絲以手合成條帶以遺一家

兒少余自己巳後至甲戌常服此條帶

甲戌初送黜群去而猶下儻忘有敢言廢宮事者以逆論
上意蓋欲其復位之舉出自 聖斷故為此設禁矣未
幾特下入處宮裡之命是日余適作三角之遊在碧霞潭
間此報巫還郊廬奉慈行入城慈行直入本第時仲舅在
驪上未及來伯舅正字公与從舅茂朱公鎮周在本第門
外依幙余則仍留侍蓋聞 上初命中官開門中官請開
金于 聖后下教曰此門之閉初非由 上命其開也豈
煩朝令耶 上以諺書勸諭至三而後始許開承傳色兩
人已夾門而坐于歇所廳號曰差備門發坊民掃灑門內

都城大小男女填門塞路入而見庭戶寂、草萊荒涼莫
不齋咨相語曰以吾 聖后而處此地乃至六年之久耶
退而滂淚滿面人心所同蓋可見矣有一士人著儒巾來
拜於門外仍詣依幕云是趙正萬自謂出宮時裂冠慟哭
而辭歸矣今日將復以儒士自處故改著儒巾而來拜云
翼朝伯舅以為今日 聖駕將入宮至親之來待依幕者
不可不一番入辭以此意通于中官使之稟白湏臾命入
來吾三人亟入前日所處中舍寢室一家婦女滿座乍瞻
天顏未及一言自外急報尚宮數人奉 御書与衣樹入
來吾三人蒼黃退出俄而尚宮以 聖后自謂罪人不可

更着舊時衣服仰報 上以手書歡諭再三始更衣供上
自初日畢為待令近午告外倫進饗軍士自狀齋呼侍衛
聖后令人呵禁而不能得連蔽呼曰次、侍衛 上在
後苑待至遠聞此蔽笑曰民情大可見也及駕到 上近
勞之直為同入寢殿張氏已自退避處于後宮後 上自
謂吾當日處分失之輕遽若先下復位之命使后移處他
宮吾備冕服儀章自迎而歸事體為得而恨不出此也國
朝無中宮見太廟之禮而至仁顯后特命舉行蓋由於當
日悔恨之心云

乙亥歲先妣以鄉居窮僻寡聞見且為便於塲屋出入搬
家還入鵝峴弊廬居月餘有崔姓客子來過先妣甚喜之
曰兒能掃灑舊屋子而客能尋來豈非奇事耶作飯善待
之厥後觀之則乃舊幙裨之子為推奴乞簡於仲父而來
非儒生業文者也

丙子八月吾仲父歸樂公擢庭試壯元當其科次時大提
學崔錫鼎令試官李世載對讀取其文先為批點兩句恐
有異議捲置膝前金公鎮圭諸人疑之進往請規欲作戲
而以其文佳故不果及析封乃喜曰人不可過疑也兇乎
失實才矣榜草曉到而公名居茅二公不信曰不為則已
為則必為壯元蓋公夢有黃龍掛門前柳樹手中放蒼鷹

鷹上龍頭啄之血流滿衣故自信如此榜至果狀

丁丑欲求同接之士而難其人尹鳳韶成甫與其弟鳳朝
鳴叔皆有才名鳴叔又是同庚吾季父往見其翁明遠而
約與同事尹於吾為戚兄弟其家貧甚無以為糧吾先妣
喜為之供饋經年不離俱可謂益友矣成甫能詩鳴叔長
於策先中己卯春生負後乙酉別試及第成甫壬午成進
士蔭仕府使卒不第人皆寃之

文谷金相公雪寃復官之後農岩公決意自廢其伯夢窩
公以兄弟不一謝恩命則分義未安拜兵曹叅議一肅而
歸墓下自後屢除官輒辭外任則多強赴戊寅由白川郡

守擢授江華府留守將赴任吾仲舅以知製教當撰其教
書而難於下語一日樸被來宿於鵝峴曰老筆欲藉少年
才子之力金文學昌直與仲舅為莫逆交亦隨至就初草
達夜商確成正本以去時余年十九已有齧塲屋間固亦
夙成而以長者之尊不憚就議於兒少於此有以見先輩
屈已下才之美意為不可及也

吾季父於兄弟為最少幼多病失學晚而發憤力學平居
恬靜自守絕不喜交遊戊寅春魁柑製當其課取時大提
學李公奮拔置之首趙公恭來以玉堂對讀言試紙甚劣
書字又不佳必是鄉曲及析彌人無知者獨徐公宗恭謂

人曰李生漢章郎吾外泛向年歿於癘患間李某以其洞
內親友捉依幕治表發文親故整頓諸具至成服乃罷固
已喜故家有人今果大闡矣

李漢章字天卿故僉知憲季子也自倉洞移居鵝峴與余
家對門吾侄子始以南相之甥為少論吾輩豈以侄子之
正常曰吾侄子始以南相之甥為少論吾輩豈以侄子之
故苟狀雷同乎子始肇字也使其立朝言議必有可觀而
不意夭折甚可惜也有子女金確其婿子才娶而亦蚤死
有繼子云

林象德字潤甫後改彛好判書墀曾孫其翁都事公世恭

有少論名而不至已甚以其子有俊才一日來見余屬以
同接蓋金兄礪於潤甫為姊兄也遂寄食於金兄家而來
留時余與二尹同研潤甫年十六為寂少年而其表則所
作已二百餘首臨文屬對多驚人他文不能盡狀於駢儷
則蓋奇才也其後擢乙酉增廣文科壯元當時都事丈之
查非直為文令余為同接實欲漸次向善而其身世儉論
議甚峻常諫令勿與余同事仍移居清涼橋自後與余寢
跡後又為趙翼命妹夫遂不可救出矣使其向善如其翁
之初志夫豈有象極之死哉是知擇術亦由天也難容人
力而每想都事公眷之心常不能忘也

李大成初登科論議甚好權大運死後有敕命世子以
曾經師傅將遣官致吊大成上疏以為大運是己巳半
日庭請者於春官義不當致吊金公昌直獎許以朝陽鳴
鳳後因其疏中有庚申甚於甲寅己巳甚於庚申之語為
士類所攻斥激而為少論之極峻者其子真儒亦於名義
上論議甚峻嘗名呼南九萬而不稱南相又去姓而斥呼
以家在門外相去不遠有時相泛議科程文字見其所居
室中左右書自警編好語蓋自待不以凡調雖其平日使
氣病敗不少而豈料終為亂逆也哉

每四月八日吾洞中諸人携燈上八角亭上頭三門外人
士多來集者其中李真儒五兄弟李真源兄弟三人必齊
至盛備酒饌而來眾中尋覓呼與共喫盡歡而罷如是者
幾十數年自後禁中相見輒說規燈會到今思之還覺奇
怪不翅若前生事也

李真儒好交遊重義氣與李湛李通寂相親李通遭毒厲
幾死病裏自語曰一見士珍死無恨矣士珍真儒字也家
人走報真儒真儒即來開戶而立不肯前曰吾之不畏痛
而暫來者為友道也不敢前者為親在也李通一見便勸
令歸至壬寅相絕後李通以承旨入對歷數真儒罪惡請
誅之舊聞耳餘死交而卒相殺不謂身親見之也

余於己卯增廣捷初試入場尚記李聖輝著新青袍佩錦
筆囊頗來求見余文仍示其所作表覽過半榜出後其對
吾仲父以具篇體具篇云者表與賦同作之謂也體者未
分之辭也蓋以余已見其表草且未及知所中為何文故
也方李坦啓之初發也人多為李補寃仲父置對時或勸
以全沒酬酌時語獨竹泉趾齋二公以為不可不泛實及
順億承欵之後奸狀畢露始斷以科賊累年訊問而終不
服減死為奴濟州

壬午春余捷謁聖科被泮人拽到上前有一老翁先到地
排上春日雖暖赤身無衣不免呼寒余心下笑之曰何許
老人妄觀此科可謂無筭之甚後乃知為任僉正丈也初
唱名時余認為壯元及正坐次卽是第八名心甚悵狀蓋
年方少壯不解科筭之為難積勞兵間意在於進士壯元
而不在於及第也北溪李相公時以命官坐依幕吾輩七
人咸聚其中喜氣可掬已而猜嫉之言不勝其嚙啗考官
亦疲於奉錫夢窩金公昌集謂人曰吾於是日遠承命赴
慕萃館武科見文科榜甚恨其無味獨坐及至生事還覺
其為幸也

是日余納券後卽出槐木亭下以便出去之路泮人忽來
作擾權域在傍急起呼曰熙卿擢筭矣洪啓迪亦在鄰近

聞之便頓足喜曰吾今而後可為進士壯元矣蓋洪新有才名而以吾為強敵喜其除去不覺其真情之發出也監試會試竹泉金公鎮圭入一所吾伯舅趾齋公為二所上試官得洪啓迪詩合榜時竹泉言故例壯元必出一所力保洪一輔欲置首睡谷李公奮以一所上試官乃言曰吾方叨主文無論一二所當取其尤者遂以洪啓迪為壯元洪一輔居茅二趾齋公退而語此事曰捨知舊而必欲取南人出於常情之外此達甫偏處達甫鎮圭字也閱致龍廣州人明經及笄性聰穎善記注當余在下番時頻損堂后致龍與趙泰億李廷濟寂相親比出六後為騎

省郎李臺楨翊劾以鄉里賤微由是不得通清到辛壬間泰億輩大得志攬掇頗力致龍便歸卧鄉里曰除官出於誰手此非士大夫泛宦時節卒不染迹人以為難以致龍而自異於泰億廷濟誰所料者人之見識一定誠有不可奪者矣

趙聖復士克少余一歲壬午冬別試以策中笄語訥而才敏屢損堂后久與之同處論文外絕無凡俗語相得歡如也一日上親臨宣政殿試文臣講、負始認以臨講上粹狀下教曰臨講不知始於何年而不可一向襲謬自今日改正背講為宜明經新及笄者外無一人開口者時又

酷寒士克不著暖帽耳輪凍直誦書傳一篇琅狀無一字
錯觀者嘖、稱奇莫不以為難及辛壬之變士克言事嬰
禍初配絕島屢被逮拷掠甚酷人謂士克必不勝杖禍將
有延及處獨余保其無他曰士克外似羸弱中則鐵石人
也已而果驗

藝文館舊掌詞命令則不自作而但分排於知製教凡有
致祭及教書不允批答之屬皆以某官啓下啓下後即以
小片紙報於其人權在下番矣一日權公尚游自玉堂直
廬委來訪余謂有所請事蓋後宮朴禎嬪表當有致祭願
勿差其文也有李震殷者善屬文凡有述作皆無所避畢

竟歸於震殷震殷郎為製進其下段有曰迺、天上歸侍
二妃周南舊澤想同平時雖未得王言典重之體而無
辭之地亦可謂善措辭矣

尹公世紀 肅宗乙卯登科庚申後堂上老於喉司一日
以左承旨赴朝廷問安之班金公昌集笑謂曰君之鬢邊
玉圈太久而欲度黃矣尋除京畿監司旋差僉使比還進
拜兵曹判書

時李公奮為左相每入對動引經傳不狀則必稱程子朱
子之說雖似迂濶而知是讀書宰相終勝於凡俗常調矣
一日次對李公頤命初赴坐李公海朝以臺諫當入余在

閣門外見李相公喜形于色後日緣回公過謁燕語以為
養叔出膺儲局堂上子東又新膺命二人皆是人望安得
不喜此亦大臣之言也養叔已見上于東海朝宇也

時趙公泰采新除守禦使尹公世紀拜兵判資望皆淺公
議不愜于東以臺諫上疏并論之衆怒如火尹至發言於
稠廣中曰近日吏曹弘文錄視古甚下木川品官之外孫
亦為之蓋指子東之外祖柳邑宰而實則非品官也子東
之不拜銓即實怒此語而狀也尹公引入搨捱上終不
許適屢辟始承命余見於政院則尹歆卧傲視而笑謂之
曰吾非不欲即出而直畏君史筆爾

吾仲父在玉堂時余為翰林下番每夜過拜玉堂時番次
苟艱相與輪替者惟李公觀命權公尚游二人仲父雖脫
直二夫又數見邀是以職事外多在玉堂直所李公持論
峻正與人言心所不是則輒環目視之權公常笑曰吾不
他畏但畏子賓眸子耳子賓規命字也

一日自關外進朝飯權公見家人諺書笑而擲於地以扇
揮之使遠已而命書吏收拾以來讀其書曰夕食無資奈
何仍又自語曰吾亦末如之何也又大笑不已

李公健命擢江華留守肅恩浚新懸金圈子過玉堂其兄
觀命方在直僚友哂之曰笏已為宰相而兄則尚淹此直

何生之先而命之後耶李公曰吾輩無事業而只做官則
惟此官啣不過為銘旌之用子孫之榮吾之校理何遽不
若留守耶

李遂大年少有文余甚愛其人連為宣力屢為假注書或
以余有查史薦以此遂大多得諂於渠之儕友間一日見
伯舅笑問曰汝欲薦李遂大狀否曰其材則沈滯可惜曰
其叔文興來言與汝極相親必由此而有是言也過史薦
後為言於銓地欲通說書而亦不得

金時鑽年十九以策登第初以假官入侍記事楷字而不
用草其速如飛真人才也黃翼再亦二十二及第余與之
同處堂后每夜令誦詩經而聽之兩人皆居嶺南余有意
攬掇兩人皆有向善之意而畏渠之僚友疑謗卒不可迴
余惜才之心終不能已其後兩人皆來見於郊外蓋亦有
舊情也

洪萬遇以同年嘗為假注書余以下番同處累日間與論
及西南初分時事洪曰東學疏時西人若算舉粟谷則吾
輩亦欲沒之特赤憎成某耳又曰君之所推尊所謂松江
者真索性小人也又問沈義謙之孫有誰也曰沈宅賢也
金孝元亦有後孫耶萬遇笑而徐答曰金儁相云矣蓋甚
輕之也

洪又言南人則愛惜名器故己巳後大提學惟權愈一人西人則無數此所以西不及南之一端也

甲申獨當新薦以洪禹瑞單薦回示諸先進李相公奮披見薦紙曰此薦豈有以為不可者乎仍要與閒話以私問曰中古則南少無瑕累者新出身時例多參錯矣今榜無可者乎曰洪萬遇以翰林先生之子年少聰敏以人才則正合此職矣李公曰以此人為首薦則豈不好耶吾曰愚意則己巳後南人不可用中古參用之例矣李公曰余偶未之思年少正論果是也

當回示先進時朴行義見薦紙曰洪是趙涓叟氏之甥姪耶誠好矣歸以語洪尚書則笑曰吾家自國初世掌史職豈待趙家之力而後為可耶涓叟靜庵先生後孫己巳後以蔭為水原府使者也

後洪為翰林在下番時臺啓請還收柳命天身後收叙之命洪以柳於其翁為友壻每引避不肯出接玷諫儕友咸笑之

回薦時獨徐相宗泰盛稱洪有孝行善文翰史薦可謂得人矣

沈中良則下庭而迎之及其視薦笑曰朝家既不令吾輩參涉於他事而獨問此何為答曰不問者非可知而問者

叅涉可也畢竟亦稱好而已

余初脫下番之後七月初始上史閣直宿處地幽深有似山林下番則以役苦故雜役勿侵矣到上番之翼日館吏已以文官殿講舉業示前則以下番懸頃故殿講文官被抄多年而不知為何書始遣館吏探問禮曹則書是書傳而講則背講期在數日後勢甚迫急未暇多讀只誦過堯典而止至十一日就講於仁政殿李公奮為命官抽籤偶得乃命羲和欽若昊天章并吐釋本註誦訖試官李喜茂曰此舉子年少聰敏多讀書之人宜令泛頭盡誦遂誦堯傳一遍呼通講罷松都文官韓奕迎謂曰殿講常時所

應者惟吾輩明經及筭人今日得翰林背講甚熟吾輩亦與有光矣

余自幼少時姑夫洪尚書所居若同室故長見其姪子禹瑞於其座中禹瑞視余以後生余則視禹瑞以世丈夫矣偶與同年仍為上下番館中古风甚嚴少有墜落實為可羞之甚故非欲故為侵困只是不失古风而已闕中諸人無不右洪而非余上番來坐堂后則下番輒走避柳房欲相見則入下番房邀見而必令下番拜謁而上番則坐受之而已其子啓欽年總角時來直所見老父避入柳房不敢言而敢怒每倚總瞋目而視之

下番許叅後書納時政記者舊例也仲熊以老眼昏眊難於正書為辭屢因人請免而不得一日所納時政記中戲書之曰是日政以李晚堅為吏曹正郎初頭稱譽其下絀以不能嚴束子笏畔官離次出八無常侵侮老成恣行驕虐同列不堪其苦有詩自傷曰鄉里兒童成項領誰憐半死白頭翁見郎退送使之改修以來達夜不能寐翌朝又招來用沒頭之罰坐是罪時政記書後盡一月乃止

金相元於趙泰億為上番不能檢束下番古風兇盡墜落泰億每語補為金菩薩人多笑之故余為下番時相元不可不謂之柔善而懲前之為絕不為湏資吾仲舅為全羅

監司下直是日也終夕來坐堂后余無路出見仲舅稱以先生手開櫺房坐於房外與語良久而罷仲舅言吾嘗經歷備知此職易失時必湏預具禦飢之資到完營後頻送燒酒以乾鰓為肴余不獨賴以禦飢用作賂物以上番好酒故欲出外省覲則必持酒勸以數盃則喜曰下番近日稍知人事矣乘醉願乍出則許之小出蓋擇國忌無故日而出去後則巧值有事送人催還者數大抵上番為下僚湏資則終日代勞多取唾笑故雖欲為而不肯為也余於八月十五夜同堂后假官提臺玩月遍仁政殿庭內最後到殿後則仲熊已先與典設別檢俞命健仲強同遊自庭

內避而到殿後松竹間既已又避往禁川橋吾又轉往其
處仲熊無地可處同仲強入處典設直所吾則坐在橋上
邀玉堂直負李夫子賓呼酒盡醉更深乃罷賓丈忌請邀
兩友共歡而竟不許仲熊不得看月俟吾輩興盡罷會乃
歸直廬仲強笑謂人曰吾常恨未茅今見仲熊白首被囚
於少年窮蹙之極至欲鑽地以入而不能得哀哉現此還
覺不第之為幸也

秋曝史五臺仍向太白路過鏡浦竹西諸名勝到越松亭
留宿萬戶草堂明沙十里古松列立景致瀟灑不似塵間
境界進萬戶而問之曰此草堂非有仙緣者不居也吾欲

以吾職易君之官如何對曰料布甚薄此為切迫未暇他
論也歸而語銀臺諸公曰萬戶之答若添景則好矣四字
則言出中情不可咎也而但全沒風景矣仍誦道題草堂
詩湖山肯搜三公貴男子當為萬戶侯之句適李應教徵
龜來過言方謀一麾人謂茂朱之好而奈邑况之薄何一
承宣笑曰此學士乃越松萬戶之儔耳仍細說此事李亦
大笑

李弼善彥經每日赴書筵休憇於堂后有兒子年可十餘
歲携來直中令書吏梳頭隨後而來坐必手撫其頭憐愛
之意形於色辭顧謂余曰吾命甚窮多女而只有一子雖

區、勿笑也問女數幾何曰三獲有半耳其兒名春躋後
登文科方為判書

春秋館與香室為鄰見鄭直長赫先自尚書院直所每携
兩子年十餘歲者朝而至暮而反蓋以香室入直官負例
多明經及笱人輒造香室令兒試講誦日以為常課業之
刻苦可推而知後其兩兒皆擢第錫三錫五也

夏月槲房最為下番苦况中茅一吾仲父直政院時仲熊
在槲房稍久難堪則輒以赫蹄告急曰活我活我則仲父
呼余使上來下番即出槲房又或由榜越牕補以如廁潛
往政院堂上廳事脫冠帶而坐偶覺其見欺而又使人邀

與相見則還復由梯入總若自槲房出者狀其受困多此
類下番被困之事數年不可勝說而吾亦一番大見欺於
下番一日自史閣往堂后前導館隸大呼曰上番入矣下番
宜若走避而安坐不動視若尋常蓋仲熊曾一為注書與
政院堂上下至吏隸皆同心簸弄適方開政自院移送薦
狀仲熊已單付注書史館下人則使不得與知吾亦茫狀
不知求見政目而後知之以下番大忌在再明故陳情乞
憐致有此事余即為草疏盛陳喉司用私簸弄之狀乞還
付本職仲熊僕、謝罪請耐過兩日後還付李彥經在喉
司見疏艸歎曰此酷吏手段也顧諸承宣曰君輩何辭自

解余欲上而還止後日故仲熊復還館職

吾兩人為上下番議薦時無難處之端惟待新榜之出及
榜出儕流中獨金雲澤一人其家雖多訾毀吾輩查則決
欲不捨己而丁父憂不得已取李澤至於彼邊則李台健
命力勸金東弼其言曰論其世累五世已斬且有向善之
望而終不能輕許沈壽賢人地固好而以李有滇外孫壻
為其疵累若論家世無瑕病惟李真儉遂以真儉為首薦
李澤為末回薦時不無見塞之慮而終是京萃望士卒得
無事

適有江都考史之役余以史官偕知春秋金公圭鎮下注
數日可了之事迤拖至多日及其回程春塘臺設場在明
日自通津來宿金浦朝發又故為遲、曰今已開場我則
免試官之勞君之觀光於取士之際則有餘矣勿慮也午
鼓時返命李相願命苦待其還不得而以提學代主試事
返命後以自外八來亦不參考試李公潛罵不已金則笑
而已、而榜出其姪子雲澤得叅金公益喜曰吾今日終
又不免親屬註矣蓋懲美於壬午也以金公之秉心公直
而畏避科試如此可以觀世道之危險也

方議新薦洪禹瑞李澤回力欲取尹鳳朝李真儉力塞之
無可奈何會真儉移說書余臨將出六為下番畫計使待

真儉八直春坊日往見之試問捨尹宋諸人別以洪致中
申靖夏兩人先為之如何宋是宋成明與尹作對者矣真
儉曰豈不為好但恐一奉教必無捨尹之理李澤曰雖未
知一奉教之音乃一見許則當為完薦矣真儉則不知出
於吾議而錯認以決不成李澤歸報即出坐起令洪禹瑞
李澤齊會遂一言而完便為回薦而出去館吏往告則真
儉始知其見欺而業已許之但無言而自笑曰今番薦極
虛跡吾輩只得一洪而洪是半老矣

李整以叅判入直兵曹余嘗於出入過路一見之初見便
曰君之登朝已多年今日始相見矣古時重先後進吾之
初見便呼以君者用古道也今世則不如此矣休見怪也
仍從容言火時屢為王大監在銓時郎官矣頗致殷勤之
意且問前時禁中酬唱多出於翰院玉堂今則未聞也適
曹吏報申時著名於八直省記見弘文館直負趙道彬金
興慶笑而遙指玉堂曰如此輩人何知酬唱乎蓋其簡慢
驕亢素性然也余以兼說書入侍書遙賓客趙相愚輔德
朴行義同入至論賢邪進退之際吾則曰人主當以窮理
知言為先於人苟知為邪則必若惡艸之除根一劫鋤治
雖百執事之微不得存留於其間此非臣之說乃朱子之
說也行義曰朱子之說亦失於太過人主不可用此等論

議吾曰朱子之言亦以為太過則尚復何說辨論不已趙則無所左右拱手嘿視而已行義又盛陳易泰卦包荒之義吾請出外書進歐陽脩朋黨論及朱子與留丞相書及退坐書巡廳朴謂余曰幼主豈可使間此等峻論吾曰患不知人苟知其邪惟患去之不速公何惡間如此豈近於邪乎趙又嘿狀而已

余於書巡講書傳仍問 卽下常時自期以如何主東宮舉程子對神宗安敢望堯舜之語而教之曰予所期亦豈淺哉臣起賀曰此實宗社臣民之福也遂引堯舜孝弟之道反復而申誥之蓋其時巡訪雖絕稀間有答問又或

有出常之教此是乙酉間事至庚寅以浚間官官言則患候漸深痼至形於外不復如前日矣

丁亥余擢重試茅三名唱名後翌日入書筵 東宮未及誦書便向賤臣而賀之曰下番再科奇喜可言爾善韓承祚出而語人曰吾乃今日知重試之貴也以是語規之其為不病時可知也

余於重試唱名三日內歷訪諸親黨到南小門洞李叔碩亨家遇雨解衣休息仍與語相語及壯元金一鏡則曰前頭一時大用威權官至兵判而末稍則極凶云其時此人之為此官萬一豈不到今思之可謂如神矣

戊子承 命廉問閔西到安州遇退校語故事自云李光
漢為兵使時築斯城也役使數萬人衆而皆一齊舉役食
時一齊共食無一箇屋間游隋者誠一世之奇才也光漢
為清城所識拔叅保社勳已巳被拷掠誣服而死云
到昌城一夜城內外人家皆哭云是深河之戰我軍皆由
此地入去無一人生還是日即其戰亡日也府在江邊彼
地逼近賊來時山勢高壓無以候望倉卒無守備之策朝
家欲移邑於巔底深處而於邑基改置邊將聞趙世成為
府使時將設施而中寢故索其時文狀視之其所區畫井
井有條理可按而行之真可用之將才也惜其不能大用

後聞其子儻倣為李光佐所擢用

道過永柔遇一卜者休憇路傍大樹下問牽者云自江西
來卜者是名卜云余下馬就語自謂春日為推奴行左道
遇夏不知家間安否如何行中休咎亦欲知之盲人持筭
筒搖之良久誦示繇辭曰踏盡閔河萬疊山少年王事也
無間青春衣上如添繡冠冕金門得、還仍笑曰占辭如
此分明決非推奴之行君勿誑我遂無語而別
遍行一道近歲方伯惟李世載一人能揔道內百事而提
其頭腦各邑鄉色之被推論者項背相望一道畏之如席
云

過昌州鎮、下有僉使田侯種英之碑作午飭於村家就涼食于碑傍有官軍官一人來詰偶問種英何地人曰江界人也往年為僉使初到時目不識一丁監兵營報狀皆借於官軍官一日發憤欲學書求得史畧初卷於村家以鎮吏為師先令釋其義以他紙謄出某字、傍輒書其音義則又以謔文書之了此音義便新受一日十餘巡不多日畢初卷繼以其下三月而史畧全帙既畢又讀通鑑如是一年之內報狀更不借人自能為之立心之勤苦未見如此人云方巡到江界先文分付州人田種英使來待於府下及至初見好風儀善談論可謂豪傑之士詢以江邊

弊瘼仍出給紙筆使之出而從所見條列以進文理通暢視僉使時長得累格遂於別單薦人才時儒生則黃順承武人則田種英自 上特命除守令先是趙相、愚曾經江界府使與種英相識故在銓時以種英為順川郡守以多受貂蔘之故有此除謗言大行種英竟被章彈而罷意外登吾薦章起家拜碧潼郡守世間毀謗之難信有如是夫

寧邊有尹居衡者以萬戶退而家居不復求仕惟專心讀書行義可尚吾於廉問時適未有聞竟失薦剡還後始聞之至今愧恨其子濟世亦業其家號為善士云

余於東平都尉鄭公雖未得造門請教蓋一時宗室儀賓
視為法則海昌尤篤之屢過於其家又或夜中有輿來到
海昌余同寢客至輒推余寢具於旁舍卧而聽其言則多
聞見慣於世情而多有不仁之弊見於語端又挾摘人家
微細事以為明殆近於孔子所謂微而為智者矣吳姑夫
季直之喪引日隔晨其同接諸人如宋煒光彥來會余亦
同坐見東平尉來哭視季直蓋如己弟者而其哭不哀暗
數之只是十五穀亦可見不仁之一端也他處哭人不出
十穀云宋生與東平同居一洞東平以其礪城賢都尉之
後爰恤曲至凡有芸閣新刊冊子自家件外必印一件以

與之他事皆類此季直之為同接亦受其指揮宋詩名甚
盛尹溥徐命均諸人皆泛遊之士况被東平之恩如此而
終不隨其論議其見識之過人遠矣

東平尉所編遣間錄多有砭俗之語蓋其議論本少而心
則稍公論人長短頗得其實於山林諸賢少尊信之意不
離於流俗窩窟矣

余為銓即時李世寂宋正明為同僚於說書新通李命世
俞命咸尹鳳朝而來問意我必為尹顧藉新通矣余以命
世得罪名義俞素多訾謫塞之不得用其望宋為游說至
於來見於家而亦不撓

三官記心

余生六歲受讀曾氏史畧翼年吾祖考議政府君以兵判
赴募萃館行禁軍都試余隨往觀之指而言曰昔黃帝軒
轅氏習用干戈此事豈做此而作耶滿座諸公皆稱奇諸
將士從而譽之播揚於外其早有名聲蓋本于此

朴贊善爾周嘗浞容言吾叅奉大父往來兩家以吾與君
同庚故輒傳君才譽吾則晚而就學緣君而受父兄之呵
責屢矣叅奉名澆錦溪君之庶子於吾祖妣為從叔故也
又言叅奉嘗誦君七歲作游魚思碧海睡鶴夢滄洲之句
此非塵俗中人語宜君早年勇退也

尤翁嘗云朴澆乃天
生理學和叔類聚理

學朴氏至今
傳道之如此

吾七歲甚短少先妣嘗言擇婦欲得短少女子使之相稱
祖考曰吾儕友中若論短少無如吳元徵聞其有幼女吾
為汝求之元徵陽谷吳公字也一日躬往約婚求見處女
適往其外家云還後語以定婚命余作詩郎對曰吳氏尚
書女乃在碑石洞吾聞有善行豈徒顏色佳何日歸我家
盡孝事北堂其詩傳于世崔昌大郎吳公第二婿也於末
句上行成十餘句使處于佩之吳公見之以其語多嘲謔
不喜之崔乃自服云

金鐵根吾打愚泛祖之外孫長余二歲有才名丙寅吾祖
考召使與余賦詩郎景面試之余未及成而金詩先成有
梨花風來滿院香之句長者歎賞以為絕調余別請他題
作送衛青霍去病伐匈奴序以呈而卒不能壓倒也其後
金以大手筆有名塲屋僅成進士不第而終人多惜之
丁卯余注外家 仁顯王后固要一見久矣二月某日由
差備門少黃門背負而入到 后寢殿俄而宮女齊呼曰
大殿入后迎謂曰吾兄之子每要一見而推難今始至
矣 上曰是吏判之孫耶使前問年又問讀何書對以讀
史畧第五卷 命宮女取第五卷來使讀卷首數三行訖
問之曰太宗起義兵之事何如對曰太宗無湯武之志而

行湯武之事難免逆名况脊父叛君罪又莫逃矣 上稱
善仍命賜所讀史略書全帙至今藏于家

己巳打愚從祖之遺禍也有干連人崔有岭自典獄逃躲
由是打愚庶子晚顯及其門生洪芳同日撲死時則鄭維
岳為刑曹判書也余方讀通鑑誦嚴延年母語曰天道昭
昭人不可獨殺此言苟有徵鄭氏之族必赤矣仲父亦稱
善其後維岳之子思考宦達縉顯思考之子道隆又擢魁
科戊申庚戌思考父子并以逆誅死吾則及見而仲父已
不能知矣天理則果不可誣也

辛未大丘禹丈錫珪來花郊宴語以為嶺人有學識者言

西人尊奉栗谷而觀其文集不成模樣使人大慚烏在其
尊奉之意也余聞此而心甚病之中年數次取者果如其
言及閱房士衛為海判使書出一本隨意刪正先生庶玄
孫鎮五性聰穎最慣熟斯文事實本末遂令盡取家藏故
書以來相議去取壬戌始克訖工名之曰栗谷先生全書
又合續別諸集名以外書詳在凡例於是文集之體始成
將待時刊行姑書數本藏于家又送置紹賢書院

余年十四將冠議筮賓舅氏趾齋公舉李平康喜朝沒舅
茂朱公舉鄭平澤齋斗吾仲父笑曰兩人皆是妻客所舉
非別人蓋各舉妻甥故也竟請李公李公之弟賀朝為貧

李公色笑溫然可親善說故事第尤清癯請字說而紛擾不果就但勸以學文旋又曰君之狀貌酷似聖猷黃柑及茅可必學問未可必也聖猷吾仲舅字也仍向吾仲父而言曰今日世道固無可望而少年如此輩人往、而出陽無可盡之理故家不亡則國不亡矣是夜兩李與趾齋公呼酒大醉達曙而罷

癸酉委禽於吳氏之門時陽谷公已逝有子五人其仲晉周明仲農岩之婿與余同庚每為余道農岩教學之盛洛中賢俊多從之游云於余常有攬掇之意吾仲父亦欲使去受學獨先妣以為不可曰金氏文華太勝教人無亦有

弊否末世從師不可不慎况汝兩家父兄皆可師法不必他求是以不果往焉

余觀陞補屢敗以是不觀時趙公相愚為大司成一日使趙直長公輔送言謝其無鑑識失才之過且要更觀余稟于趾齋舅氏則使依其言更觀一二次若得優等畫數漸多則不赴為可後果得兩次三上其後不復觀

己卯春余三觀合製皆敗時徐文裕為大司成畏公議至陞補始得畫為壯元及赴會試入塲間禮議朴權䟽論陞學不公事雖非指余曰言終塲是陞補所付情勢不安以此言于試官而請出去則不許使待先呈尹鳴叔與李漵

季通同接皆得捷使余同製則亦幾占生負一名矣
余於壬午春觀大小科陞學無不高捷惟於合製遇屈原
謝巫陽招魂詩將呈券或謂元韻失押遂戲書其末句曰
魚腹之大、於楚大於天下不然安能容屈原權公尚游
以西學兼官力主黜去金大司成鎮圭曰無以為也恐失
才子耳權曰無論才子与否失才之誇吾自擔當未久擢
茅過玉堂權笑曰吾每思君詩有魚甚大世間安有如此
凶惡之魚雖以盲試官誚我朱筆大打差快吾心耳
文固未易知吾於駢儷早得名而未曾用力之深至於科
時所作則亦未能得意榜初出之時季生秉成在農岩座

上見吾表甚毀之農岩則稱為名作謂季曰君不識此表
之為好得科遠矣可歸去讀之
余不幸早登科茅又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世所猜嫉固其
勢狀也科後即遭崔世鑑之誣辱無意榮進六月被史薦
屢不就講被禁推至癸未三月始就職又間被呂必重疏
論卒乃遇權詹請拔之啓益知世路危險不可以有為得
親命早決退休之計者蓋以此也同榜中如李子東則時
除兩司一違召即罷免吾与仲熊則窄路難於轉身被困
或甚顛沛者數矣農岩金公嘗論此事以為彼言雖無狀
自己廡隅為重恐不可速出竹泉金公則曰若有毫毛不

自慙之事則雖終身自廢可也既橫遭誣讒則一伸廉隅足矣趾齋舅氏之論亦如此吾則自謂叅用兩說而得其
中云

余自癸未春鎖直下番房甲申七月三日始為上番移直史館在下番時則例修時政記矣曾聞鄭相國太和為下番時逐日修史三百年間能修舉其職惟此一人心甚慕之以為可法每月作三冊二則使館吏謄書送詒及疏劄一則獮時政撮要某日入侍及朝中大小事皆備錄焉於外方可載之事尤致意搜集殆無一遺又申飭備局吏整納月終毋畢竟別作一冊名曰史簿惟臨時按視正書而

已省勞甚大在下番時日月雖多無難了之患此可謂修史之妙方也

修史時、政撮要十七冊史簿三冊至今藏在于家而史簿中事未論斷處臨書直載不為移錄一經洗草便無迹可尋追思良可惜也

在下番時終日人客滿座公事接應少暇或得片時之間輒圖出覲夜間猶看書未能盡卷疲困就睡及陞上番地僻官閒無以消遣日夜始思讀書自念少日才分不甚魯下而誤為科累所纏失了少壯之年今則得魚可以忘筌做官不至奪志及今不圖更待何日遂留意文章先取東

西都賦讀數百遍欲以開拓基址次讀兩漢文結以唐宋
八大家以尋其蹊逕如是者數年方悔之矣

嘗出遇宦侍於道上騶從甚盛當街呵辟無異宰相名士
其驕肆之習已不啻此見而已敵納時言事疏其一段即
論此弊以為觀於豪奴悍僕而家長之政可知請加裁抑

上批宦侍騶從禁斷為宜其後又作東京行蓋言他日
必有黨錮之禍自是益決退休之計

東京行似在中
年詩軀可攷

丁亥觀重試駢儷之文廢久心地如塞深思不出初作引
表以開路徑方書十餘句朴學士鳳岭苦止之曰重試引
表似若必中者狀万一不中徒為勞而貽笑於人矣遂即

去引作表以三中擢茅三唱名後往拜踈齋李相國願命
郎命官也相公曰重試雖異於初科亦有數焉聞君初作
引旋去引狀否曰何以知之曰吾家子賓是吾輩所稱老
接長是以聞之科規一場必有引表而張方可取舍不然
則無論好否而直黜之矣竹泉金公時在德山謫所馳書
而賀之曰微君吾黨絕乎闕榜矣時金一鏡為壯元李師
尚次之其下任守幹餘則羣少故云

丙戌冬由典牲主簿出六考見先生案則以史職為是官
者國朝三百年間惟張玉城晚與吾二人時東平尉鄭公
載崙為提調肅謝後即往投刺鄭公待之甚厚且謂之曰

付職後不為郎日肅恩意或厭薄欲不就矣今聞稽謝緣
實病而狀前料誤矣勉以毋卑小官之意仍曰君豈久於
此官者而雖一日不可不盡其職事遂自是夕就直畢做
度直所幽寂最宜讀書主簿掌牛故每朝以所喂熟太來
視使之親監喂牛尋遷兵曹佐郎

屢擬正言而 斬點人謂偏蒙玉成之 恩戊子初拜正
言於春坊直中丞 召郎肅以未及署經在家優閒矣一
日朝有 牌招蓋於昨冬入於御史批選昨日已有待明
朝 牌招之 命而政院不為預通也兵曹書吏廩承柱
郎議政府君舊僮也樸直且解事先已約與同事至是呼

來使之整頓行具追至銅雀津頭而先入闕詣臺廳命相
避書入既而中官出來授封書到南闕王廟與洪學士重
休相別不拆封書易服泛間道而行渡銅津入村舍待廩
吏之至晚後同上山頂始見封書知其為閔西蓋前此今
遣御史于諸道而獨遣西北以吾西而料洪之北也按地
圖先筭行程由碧瀾渡經延安出大路以其時使行方歸
且有閔西新舊伯交替之行嫌其紛擾欲踰慈悲嶺到此
為關西祥原地既定了行程遂前發夕宿水色村舍去花
庄不十里時季父方持表寓花庄默坐誦君命不宿於家
一句語以抑其悵戀之私且意明朝度前野去時自狀露

出行迹不留書朝來早發過大野未遇一人相識者但見
休亭入望馬上詠歸去來辭以見志余舊聞香山之名過
寧邊熙川等邑知是咫尺而忽念唐宗戎御史以母劾潘
孟陽飲酒遊山之語宋胡文定公巡過湖廣不入衡山事
終不敢入有詩曰咫尺神仙宅蒼茫游子行不因王事重
直可世緣輕花柳迷西塞雲霞護赤城平生孟陽戎駐馬
謝山靈又曰塞外青山似故人相看一笑却相親屢願不
老吾年少別後重逢知幾巡其後有意一訪而未能焉恐
遂成遺恨也

自念遣御史時封書中數十條後日為邑時誓不犯後為
水原府使以封書所列書揭壁上以自警省其中屠殺農
牛一段此邑雖無禁他處最易犯若更為州府則又欲試
之而未能也

西路事就列邑民人呈狀撮其最要切者道遇品官之有
志慮者亦多採其言且以城池關防經歷處隨所見區畫
詳陳於別算中李相國濡見之曰吾為關西按使二三年
猶未盡悉利害今以一時暗行而得之於時月之內纖悉
無遺非盡心為國何以有此大加稱賞吾仲舅郎為回啓
多所請施謂人曰此君年少才識非吾輩所可及其後徑
入水原之薦至以末擢被 恩點者實由於此

初為吏曹郎倉卒承命不暇思量矣後聞竹泉丈之言則以為積善之餘慶一句見擯於士論為名士者何可為其郎僚時崔錫恒為判書故云此是正論雖摧謝而不可及也至今思之甚可愧恨

己丑秋由吏曹郎出為咸鏡北道評事自前稔聞趾齋舅氏以為曾一經評事自金剛為始歷覽海山之勝數千里行役了無公事之關我到處跌宕能詩酒者詩酒而已中間未有如此好官故無僻遞之意惟以連歲離親為悶切朝行間或有為之言者李相國願命謂徐相宗泰曰如李君情私宜若見諒於孝理之下未可一言耶徐本敦孝人

亦有章矜憐而以無自我圖免之事故終無 筵白

北闕素號繁華之地况自柳評事鳳瑞蓋惑官妓錦娘而死益知虎尾春冰之為可畏去時齋心經二卷欲置之左右以自警省矣到鏡城處於載筆堂所定房妓五六名晝夜同在一室凡百使令不用通引以至作書作詩時展紙磨墨一委其手自朕親好忽念朝家之置妓生專為別星郡邑則潛奸有禁令監司則年位俱高不當狎賤物平生若一不近亂色則固好而如其未也惟此時此職為可機不可失臨歸一有所眄歸路過咸興房妓輩笑而相謂曰吾屬不及鏡城妓遠矣北評事道去時惟端坐着書嚴不

可犯歸時過吾邑雖無留情之物言笑琅狀自狀相親非
鏡妓造化何如是頓變耶余聞之不覺頰面心經在行裝
中而不見蓋久矣後三十年門生李河述為鏡判愍厥妓
之老窮周卹有加厥妓始上書說感恩之情余以詩題其
書背曰少時偶失春冰戎今夜翻慚老妓書云

余連年以王事奔走西北別時先妣惟勉以慎身奉公少
無嗟勞語及歸時備道中間離傷之情其貽戚多矣但朕
傷歎遂決休官之志先妣嘗泛容問曰使汝出任郊廬則
可能相守而不之離耶對曰庶幾在膝下時多唯別時少在
北幙時一日家書至先妣書中微及出郊之意比還已盡

室移寓於花田時己丑臘月也小子反面於郊舍仍曰胡
不留待子歸更確而後始出耶先妣笑曰凡事遲疑則不
成汝雖歸必無他意也

一日讀顏子好學論深有感於聖人可學而至一語自是
專意學問聖賢書中先取小學讀之以填補前日之闕失
其後一依朱子讀書次序讀大學則不知有論語讀論語
則不知有孟子并章句集註盡為成誦而後始只讀正文
字求其訓句索其義期於一字無疑而後己小註則不觀
也四書既訖先觀聖學輯要第一編畧知義理名目次及
心經近思錄朱子語類等書要之小學為始近思為終但

其所恨者不能盡心於朱子大全徑就節酌之便捷晚來始欲從頭理會過而每患其廣博無涯終不如少時用力之早也李德壽好文者大讀佛經三淵金公昌翁最相親與余對舉而謂人曰一則讀經書一則讀佛書不知此二人者終竟如何云爾

於文章終未能忘情每誦辭達而已矣之訓以自解晚覺栗翁甚高不可及其常時作文若不經意及其論說義理筆端有古溜、莫禦

嘗題慈闈春祝上有云高也由來戎色難伸舅見之謂曰聞昔清陰亦有斯病欲改而不能金氏子孫蓋至今有此風矣自浚益用力省治每入親側必口誦禮記發氣滿容一句語年久之浚始有驗至於接人之際亦不可掩

庚寅以玉堂官屢辭 召命仍上疏引皇朝御史陳茂烈故事乞身終養 上批俞之情理予甚矜憐而終養之請有難允許爾其勿辭將母上來無曠定省此為出處大節拍雖未蒙許蓋亦有定吳瑗嘗泛容語此事曰始也謂終養之疏不必為雖不為此亦可不仕矣浚日到均田使力辭被 譴之日方知此疏大有關於出處之節信非常情所可及也云

壬辰春差東都試才御史自花田抵江都董二日程了事

亦不過一月而顧念情私恐有前後遠近取舍之嫌親候
又適有腫患遂上疏辭 上許之
是年秋擢授水原府使此於私計甚便好而自念數年來
內職都不應 命獨於陞擢之窠晏朕冒赴隱之於心深
有不安必欲遞免而後已內外父兄之議皆言其太過且
以李世德因壬辰科獄擄及壬午科事而誣辱之情勢亦
甚難安廟堂適又空虛至十一月始加敦迫黽勉赴官而意
所不樂官事都不入心又自夏間殤戚以來為念親憂外
似寬抑而內實消鑠積哀結中仍成心恙朝廷亦諒其實
病難強二月白 上遞之

乙未沒兄汝章以癘喪室洞中染氣熾蔓不得已奉慈闈
入京不多日除兵曹叅知仲父力勸出肅而未敢從命盖
意以為雖為一時避癘入城義當以在外不仕操一例處
之去就方有著落李丈震壽方為叅議久入直適當大故
請牌招遂詣闕下陳疏以為仲父方在亞銓父子不可同
叅大故疏不入仍遣罷仲父大駭歎而終無奈何獨竹泉
金公喜謂之曰李公去就誠不苟春長令欲得同僚脫直
而出卒不如所料可謂工於謀者敗於謀也春長震壽字
也是秋畫室出花田

一日有前導報問之則乃戶議金普澤也入坐言吾今日

為仲父命來見令矣出示大諫洪致中疏蓋其中論蕩平之道以為國家不幸士論携貳黨色一分情志便阻是非互換涇渭無別雖於其間或不無彼善於此而其各為朋比公不勝私則畢竟同歸於一轍甚至銓注之際用舍太偏而奪操縱輒循一時之好惡方今時勢日艱人才眇然雖使物我無間大小寅協尚患其不克有濟况乖張否隔日甚一日而欲望治不亦難乎凡在 殿下之庭就非殿下之臣而一進一退前後判異乍賢乍佞愛惡非常此豈大聖人推誠待下一視無間之道哉乞飭秉銓之臣無拘彼此惟才是用以昭 殿下平明之治亦願深留聖意

以太公至正之道建極于上要以保合同異偕之太和之域實太平萬世之基也一讀畢且言仲父以為如此邪說敢干 聖明之下羸豕躑躅至可畏也吾見此憂之持而語人則皆不信而笑之視作等閑文字熙卿所見之明必異於凡人其能憂之如我乎果憂之則願鼓起年久名流泛頭劈破深明是非邪正之不可不別以悟 聖聽否者吾恐他日此論為亡國之兆也余應之曰衆人之視作等閑說話果無遠慮大阮丈憂之誠是也朕吾意則有不狀者 聖上臨御既久羣臣情偽既洞悉無以進退手熟此等邪說決無得售之理雖善為辭而劈破顧無待於此矣

以理勢言之則黨論之盛未有若此時寒暑迭代其理昭
狀緒此必有斬伐之大裕過此必有用是說進者不知他
日為何許世界况洪之作人終必一番柄用其時恐無以
遏其勢也設無洪一人天下其無沛公者殆近之矣故曰
不必為對舉之疏也追後思之竹泉之能憂於衆人所未
憂之時者可謂有先識矣何可及也

時 上候違豫朝廷頻有起居之禮余於出郊後拜禮曹
叅議為叅班造朝旨出於禮曹廢賤之坐拜同副承旨平
日意謂承旨職重號令百司苟得其人其獻替之功勝於
三司且使闕庭肅狀百職畢舉自度才力庶幾堪此遂承

召入直首請牌招兩司使之署經留院公事之堆積者審
量緩急次第登徹院內自狀多事時洪致中士能直騎省
乘間夕訪適有正言趙尚健言事大疏到院余問之曰士
君子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人得以見之君則立朝殆十年
官至下大夫之列而言議含糊間或有心口相背之謗雖
工於涉世如此持身不已勞乎試以此事言之斯文大是
非必有涇渭於中者願一聞之洪沉吟久之乃應曰此是
斯文大是非豈無傳受於父兄師友之間者耶他事無論
師弟子相較師必是而弟子則否矣自是夜其說傳播於
闕中人皆曰士能始為老論翌日吾仲舅適至院備道此

酬酢則曰令能對人迫脅問之吾輩則性拙不能如是矣
士能口中能分明說去一是一非想其受困則極矣儕友
相見以此言問之則亦不能諱蓋是洪十年內初立脚者
矣趙疏八被嚴批即出避又有特遞之命余以該房深
夜草啓請還收仍送示於士能有一二商確處啓草下堂
后李仁復不肯書俞翰林拓基代手精寫以上自上下
嚴教命特遞余俞年少而才敏儼然如老成人後竟至大
官

自趙尚健疏後彼此疏章齋起辨爭上嫌其喧鬧一日
遙中特下章疏勿捧之命賤臣適入對以為喉司之職

惟在出納惟允而已人君臨下所宜公聽并規以定其是
非豈可徑先設禁臣不敢奉承退出後承旨吳命恒繼請
還寢其命上終不從疏既無禁故彼此各得盡其情雖
以李真儒之持論怪毒亦不敢以吾言為不是矣然畢竟
處分嚴正大決士望益信凡事不顧利害惟思盡職之為
得也

已亥擢刑曹叅判旋又有嶺南均田使之命李公健命為
右相意欲攬掇而然遂入城謝恩而於兼任則陳情理
乞解則命倫局稟處右相又防啓不許愚意本謂均田
國之重事朝家雖別擇才臣下往卒處行之勢難得其情

實一時謬錯動為積年民害徒有厨傳迎送之弊不如專
委監司使擇某邑倅閑於田事者凡係本邑主管田政諸
負必取其明於細算科賦者各盡其才均田未了之前方
伯與守令切勿遷動則磨以歲月自可有實惠之及民其
視過去別星之草、勘定者得失懸矣且欲採朱子說作
圖以進更念情私為重不宜旁及他事且不無嫌端欲上
而旋止

均田使三負中吾與洪錫輔力辭不赴以 上教催促限
內辭朝者惟金在魯一人金以獨往心懷不平校理趙尚
健上疏請罪吾輩人謂出於金之意自其批有平時若此

緩急不可知之 教仍命削黜

丁酉 上將浴溫泉宮僚謂世子情理當陪從求對白

春官請自內陳請隨駕輔德尹陽來以下諸負入侍以次
陳說一遍而 春官汎狀酬答而已無明白發落兼文學
洪啓迪退而語尹曰吾於奏事無發落之際即其席上便
思熙卿即今之疏傳視吾輩為卓絕絕夫尹為余道之如
此

因臺臣尹陽來疏陳郎放其門黜 景宗即祚頒赦始蒙
叙拜江華府留守屢疏力辭而遞蓋自出郊以來大小辭
免非不多矣沁都則情理形勢俱便好而亦不赴至是人

始信其決退

方初有沁府 除命也吾語人曰吾既以私事而辭王事
得罪大矣今之所除苟是邊地猶可為自效之圖而此則
咫尺畿郊十分便好之地豈不添却夷險趨避之罪耶或
誤傳其言廟堂聞之適有北藩之窠而患乏人遂自沁府
移拜咸鏡監司官雖殊而情勢則一也屢疏力辭而適
吾既適兩外任旋除 山陵都監提調此則義不敢辭起
應敦匠之命有 大行挽製進之命余在 陵所製進有
莫報天高大虛論日短長之句蓋抒出哀慟之實情也李
真望時為都廳適來求見挽詩出而与之泛容論確真望

之儕友以蔭官為郎僚者見之歎曰三堂上二都廳論詩
之際情好藹然全無色目睽阻底意思古時則大都如此
矣吾於今日得見此奇事云

余於數年前夢拜 仁顯王后與 肅廟耦坐賤臣沒其
傍侍語涎容恰似兒時入闕樣而不省其為何處矣偶當
方中之役 兩位合封之際忽記前夢景象宛然始知萬
事皆有前定也

敦匠事訖將反 命時南少乘間投匭之事相續政院疲
於接應有一名官以夢窩言來諷曰朝象如此君未可少
留朝端俾資鎮靜之力耶曰此時倘為都承旨則當為之

留規數月否者已退之身何可無端仍留乎適無職名反

命翼日復還郊

肅廟小祥奄迫 上連以疾患未叅祭五月晦適拜大司
憲入城上䟽進戒且陳文敬公全集言老病則可坐而哭
泣伸情乞依此行之 上批例賜嘉尚而又不叅朔奠初
欲觀言之行否而決去就遂不出肅祥日叅闕外哭班便
歸當壬寅仲父之違禍也奉屍出獄之際以古人牛車藁
葬之義例之則宜不敢自同無故之人而事有因時而制
度者不可執一而論古之牛車藁葬蓋為懷忠抱冤死猶
惶感而不自安以冀上之矜察而今則不狀群凶秉國恣

行膏臆死生榮辱非由 上手苟或自處以死罪則適足
以快裕心亦非所以順樂情故倉卒定計奉安于本第正
寢凡百治喪一如平時舊時軍校卒皆來待于門外諸司
賻物來則不辭但不求而已親舊慰問者亦皆應接亮黨
中如金演之流亦來入棺翌日曉行朝哭仍成服舉夫先
具未明奉還于郊舍凶徒益憤恚至發金演罷職之啓葬
訖吾兩家各走入窟峽

余有深人之志就永平邑內安峽尹明亭麟蹄三處而商
量焉惟麟蹄則曾所未見又無尺土一民只其邑倅韓兄
配厚名雖戚再泛而半生同居情同、氣為慰禍疫而來

盛說德山村之勝故約以借家先搜官錢買粟以待之畢
竟兩處俱送人借一屋而不得則其勢舍麟無可往者十
月二十一日晝室入麟蹄邑倅果於德山村得金使戎宗
家待吾至矣村去邑屋十里而近限以一江、上有合江
亭江頭係官舡聽行人往來余定棲之後無聊則獨挈舟
隨意上下興盡而還合江則以官亭也故惟於現漲時一
登焉此地雖無奇勝門前澗水連江可濯可沿松臺又幽
絕可愛老杜澗水深山道柴門老樹村一句真是畫出此
中也去金剛一百數十里去雪岳五十里去寒溪故寺壘
二十里可謂神仙窟宅矣欲就故寺傍作草堂讀書其中

且尋瀑布下落處不果嶺東未見處與金剛遠近亦同而怕
人煩不得往惟雪岳則春秋好時節輒恣意往游恨無
同伴獨兒子一人韓凡情好一日不見為鬱而吾則不一
至官舍韓兄與三子時、來話而已居德山一年偶得上
道村林哥所賣家一見而樂其爽塏便移居焉隣有李約
正家一日有僧過之私語以為此旁有三穴不入底福地
而間宰相來此、是大人胡不胥宇而居焉竊聽而傳之
者云是異僧故徐蓋買基田方鳩材作舍會出山未就至
癸丑始成而至今不得往留可歎

間中吟詠多憂憤悲切之辭如白髮滿頭吾可奈青山在

眼爾相親昂中龍廟身全老卷裡唐虞眼獨明乾坤都是
客山水便為家等句蓋可見矣但恐語近詼訕一切不為
是或以出語而少成篇矣

新經禍故日子全昏夜不得看一字書夕食後散步埃食
下就枕雞歎鳴便寤誦書至昧爽而止老人早作粥以餉
之家內老幼盡起各率其職事屋前有飛鳳一亩縹緲老
人每朝起顧而喜之曰雲氣佳哉常雜蒔當故紫芝之屬
於籬下且治小圃秋日老人手摘茄子縛輒携筐而隨之
雖菽水不給而怡、如也此為終身至樂雖欲復得而何
可及也

初到時士衛以書問新居味况荅書、山谷詩落木千山
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一句以報其後無一苦楚語士
衛謂人曰倉卒奉老入窳決深以為憂不意其為樂地也
自入深以來與世隔絕時事無人可對論者一日膺叔遠
來留連多日偶得金丈伯温鎮玉字也之言曰今日固無陽復
之望設令陽復其中心有論議乖裂如向時光南之為老
少分爭之大欄柄龍澤天紀輩是也不知熙卿當其時如
何處之耆德凋零此時世道專是熙卿之責也云出峡後
無人与論此事當金龍澤等議雪寃復官時黃判書龜河
獨力言其不可退而語人曰某台之意亦如此黃固親友

長度吾意或與已同而實未嘗對論及此也蓋此非獨閔渠一身禍福實有上闕 聖躬者而世之自謂清論者皆以龍澤輩為布衣出位不能潔身人或泛而和之甚者至於出力而攻斥狀凡事當論大體向來誣獄既是凶徒之所鍛鍊則只當以一寃字斷之諸人之捐身効力出於安宗社護 聖躬則只當以一忠字斷之他不須論也況此獄之以五六儒生為根柢者實出於誣逼儲官之計則此與今日 聖誣自當相關此而不能決仲則 聖誣終無可辨之日豈不痛哉義理大畧如此矣士大夫間聞吾議如此不敢復為藉重之說矣閔笏士衛獨以君誣未雪決

意自廢屢除官不就以至枯死窮山常以此事為關係君誣之大闕捩云

癸卯冬余自嶺峽乍出龍仁之寒泉行節祀吳晉周明仲同庚親友方寓陽城墓下聞余之至委來同宿明仲為傳羣凶跳梁朋舊禍敗之狀其中趙友士克最為慘毒明仲誦傳其親忌獄中詩有曰去歲江潭今犴狴每逢讎日倍悲傷兄弟但識同憂患婦孺那能薦醴梁罪大名虧生亦恥骨殘筋絕死何遲泉塗此去無多日膝下承歡倘有期相對垂涕黎明而別是年明仲感疾卒于寓舍此為死別追念惺忪士克聖復字也

今 上在東宮癸卯躬吊相錫恒之喪執喪人手而出先
妣在峽裏間之曰吊則或可而執手無已過乎此後國政
必以市惠為先矣甲辰 卽祔之初有儒士首論卒壬事
群壬白 上撲殺之以為箝制計先妣又歎曰吾輩尚覲
其復見天日今則國事可知也未絕朝著乍清緯復蒙
收召陳辭不獲居數月奉還郊廬先妣臨歸笑曰以汝出
處之義言之不必出峽而老人來日無多但欲得見親戚
顏面耳

丙午緯以大提學 敦迫甚急卒至黜削其最末辭疏有
曰君臣之分截狀若天地宜若有命輒承而進退之際唯
義是視故下而屢違命而不為傲上而不奪志而不為詘
此為通志成物之道矣今 殿下之待群下仁意固曲摯
而每於運窳難轉處輒欲束縛而馳驟之使不得全其去
就臣若喪失素守遵奉 聖旨則廉節壞矣若頑如木石
無所變動則分義虧矣分義之虧罪止臣身廉節之壞辱
及朝廷臣已反復較挈而知所處矣臣縱不能陳善責難
納吾君於無過何忍以一身進退成君父之過以上累聖
世之風化哉前後進退辭受之際大率秉執皆此類也或
謂先妣曰未可少勸其出耶先妣曰吾豈薄富貴而不為
時勢既無可為惟沒渠所為耳

戊申亂逆大作為犇問抵城外泛學諸生蒼黃散去獨北
青劉生汝豪守而不歸曰北道則寇難不至吾父母保其
無他吾則有所在致死之義假令先生執鞬從王吾亦泛
之與同死生遂佩劔泛奔問之行自是日至罷歸與之同
食時雖值寇難親舊之在洛者咸來見終夕紛鬧而劉生
獨端坐廳事大讀孟子茅一篇不少輟人皆異之

奔問之時雖無實職而兼帶脩局堂上不曾減下意必入
去之日有牌召擬即趨承命便請對書所欲陳數十條作
笏記以待其茅一請放還兩相臣於謫所嚴責昨年趙顯
命鄭錫三宋寅明輩倡諱疾之議以致逆亂嶺南宣諭使

朴師洙下往時以前承旨羅學川前佐郎安鍊石為副使
或從事官湖西則卑韓元震以宣諭安集之責餘不盡記
其後往吊黃判書龜河喪家見沈判書宅賢言令名亦高
入堂上座目中而大臣雖屢聞入來終不請牌可訝云蓋
李先佐以首相主廟議知余牌召則必生出事來也

都城扈衛罷即陳疏歸省母病附陳戎蓋言嫌字召亂之
由 上批頻未安出郊後尋聞名出亮賊之時之招還入
晉命先妣愀然曰使汝名不盛位不高豈有是耶於是緯
益有退藏之意先妣父母立墓在驪州房左議政鎮遠時
謫原州驪與原又接壤遂奉而遷居於驪先妣不怡曰汝

雖欲順適吾意家廟隨我而來此地吾甚不自安也命趣
裝將復入隣峽李判書秉常聞之以書慰問曰使令公重
入深峽此何世道俄而疾患增劇旋止

戊申九月先妣卒于驪之大居里寓舍十一月將奉櫬歸
葬龍仁之泉谷時賊魁安煨等多出近村凶徒未盡鋤去
事絕叵測朝夕待變人皆危之以為不可往而義當舍此
而靡適付命于天斷之不疑合窆後仍居焉回顧當日景
象豈料安處至於二十年之久乎不可知者事也

曾見朱子與呂東萊論喪中講學得失朱子蓋不以為不
是且哀疚之中自量微此無以慰意故饋奠餘暇輒引諸

學子習經書或由是而汎濫他書則不可也且揆以不與
人坐之義終覺未安後之人宜自叅量而行之也

服闋卽除左尹上疏辭免有曰目今為判尹者萬手所指
而於臣私義又何忍耶此其勢不容兩立舉國誰不知之
是特 殿下一坊付之先天時議又方裝成一箇汨董在
畧以至此耳狀而以臣所聞君臣父子之大倫大義根於
天性結於人心亘萬古而不可滅者也臣禍家子弟處義
又別一日非所處而處焉則不論仕與不仕其傷倫恃義
莫是為大其敢自安於心乎時李霖為判尹方赴倫局坐
見此疏失色曰吾其死矣時議亦知其難屈而隨窠填差

殆無虛月惶感甚矣

在言地則尤覺不言為可愧如物在喉而不下辛亥夏拜
大司憲歷陳君德時故萬餘言首請聖心除去一懼字以
明義理正一世疏既成欲繕寫之際夜夢先妣書示言不
可快禍由此始八字遂不免焚藁

壬子 上以在外諸臣之不入叅宣懿大妣祥班下 嚴
教初進伏果川竢罪旋聞諸臣胥命金吾遂進而與同九
月始下處分諸臣或削或罷而賤臣獨以久不仕之故區
別得免上疏乞同被罪譴畧曰臣聞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人之大倫也而父子主恩君臣主義其事也或無犯而有

隱或有犯而無隱就養則有一方無方之別故父有過三
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者恩也君有過三諫而不聽則
去者義也今以 國恤國祥事言之為子者雖悖惡豈有
不奔親喪者乎又豈有不與大小祥者乎於此觀之可以
見理一分殊之實也今 殿下輒以子之道責之於臣不
獨此事為狀循是以往其將有順而無違有從而無去此
豈理也哉臣恐分義二字其將壞却天下名節矣 上批
疏陳大體是矣今日異於此者卿亦滯也

浚湖西儒生郭守煥等召還之請 聖心層激又因權始
瑩之疏嚴教連降仍有特遞憲長之命先是吳光運疏有

假儒名作疏之語且言群下自成一黨古所謂不問天子
詔者近之云其言似先入故自 上疑其樹黨也一時親
友莫不以禍福為言至有勸遣學徒者余以書卷之首舉
朱子說又謝以詩曰讀書三十年或恐為楊朱云
在外之時意異已之在朝者若不可頃刻相接矣入城後
如宋成明李廷濟諸人次第來見於待 命依幕下不忍
拒絕与之接話依狀舊情相親始知蕩平中人無恠其爛
熯同歸也

宋成明以同義禁赴坐一日冠帶來過笑謂余曰使令高
蹈視吾輩形容何如也極有慚恨之色聽其言蓋極峻論

也語輒呼以熙卿時俞令展甫在座似怪其何故如此相
雜也蓋余少時觀陞補計畫累見敗於趙公相愚之手宋
雖以賦觀多與暇接頗有同病之憐是以最相親

李廷濟亦以冠帶來見笑日記在政院同苦時君笑余曰
我則能不仕而汝則何能狀其時令語固泛論而到今思
之有若深識得彼我之情也見君不覺愧汗

尹淳於諸依幕中頻過汝五於吾則不狀此則世嫌勢所
固狀而獨宋寅明最是鄉里舊好而一不相問似其意謂
吾為峻論慮其來或拒絕而不見也寅明少字龜祥其祖
監司公光淵已巳後寓居幸州作亭扁以泛虛與吾仲父

置亭處相望仲父庚辰作亭往來于其間寅明之翁徵五
當初為博士業余嘗同作三角之遊其發心恙在於晚年
矣一日仲父在亭舍聞寅明母夫人呼天哭而告之曰天
何以忍奪我龜祥願以我代渠急覓清心等丸用之獲生
李夫人即靜現公女也自後寅明讀通鑑時間學於仲父
又與汝剛共業以古風長篇較得失爭勝負者屢年其言
論與汝剛無甚異同忽有洞內儒往來兩間者適來言自
京急送驢子邀龜祥以去未知有何故也蓋聞其叔徵殷
以寅明慣習其內舅之言論慮其有他招令參於尹極台
還疏也吾則以在京之故雖穀間相接未嘗頻相見也已

友持承重表避病於江舍其時寅明以布衣著幅巾頻來
拜仲父吾始與慣熟與之語極是人才其言曰末世做事
不可專用義理須參錯利害方可有成吾折之曰狀則孟
朱之苦口劈破一利字為無益董仲舒不謀功利之言迂
濶不可用矣寅明又曰近世儒先中玄石事業多參錯義
理終始可法也當時認以少年尋常之語誰謂盡誤一國
至於數十年之久也其後寅明登科頻來見我謂我都憲
時入京疏忠愛惻怛且以省覘察訪過辭去後又即饋問
及乙巳寅明削堂上以前文學來吊德章吾家在傍在獨
不顧後聞隣人之言則以為宋文學納刺見退則豈不為

辱乎依幕之不一過蓋此意也

元景夏與余俱是同春外裔在章甫之時力主金龍澤李天紀輩出位希功不潔當絕之論和之者李天輔諸名下士也天輔之叔兩臣痛其姪之誤入嘗言汝之外祖金萬基亦不陰蓄私運耶云一日元以陽城宰過訪語及此事問吾意下如何吾應之曰勿論龍紀輩出位雖賤如白望者其為凶賊鍛鍊則一故吾謂今人若於其獄中死人勿論貴賤將視之一如四大臣若區別而欲自毀之者卽是賊邊人元曰聞叔主曾前謂此輩不是後為世道改見云今果狀矣吾答曰此是中間藉重之虛說吾意本不如是

矣後聞天輔亦變前見云

乙卯正月 元子生八月差輔養官鄭齊斗李真望實同是選上疏辭以為蒙養之方以豫為主古人胎教之外擇阿保居先而擇之、術必曰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雖阿保之微猶且如此况以保養為官而責之以作聖之功乎其意蓋謂此正擇阿保之時年齡稍長可以開筵討論薰陶成就時節方可論輔養之職云耳

方輔養 命下之日親友皆曰可出李君宜哲亦以不出為訝惑一日委來勸起答之以此非可論輔養職事之時則又曰臣民渴企之餘逢此慶烏可無一進伸誠之道答

曰古之賢人君子之出處當患難或有進身者矣曷嘗有
因慶賀進身者乎李君曰是則狀矣
當是時舉世皆以不出為非黎湖朴友亦對人曰分義不
可全不顧蓋以吾為過獨丹巖舅氏書中一無勸出語其
意可知也閔弟通洙謂其兄士會曰兄於平日篤信李兄
絕於聖人雖是聖人今當輔養官不出則非也且李兄太
固執於世情似不免鄉暗也士會曰汝雖笑之吾則以李
兄為聖人舉世皆可出之說全是禍福利害而獨不少撓
於此蓋可信其為聖人聖人本來透濶自流俗現之宜其
以為鄉暗也

壬戌三月大提學圈點望算中賤臣名下以 御筆書下
輔官視尋常何謂博士襲南有容乎惶恐不可言蓋有容
曾於疏中謂賤臣可為博士故也

癸亥九月 特下別諭敦召蓋言悠、萬事無過於導我
元良而輔導元良不過經學至有誠淺、之教以病陳
違 命之狀末曰幸而無死、一行步可以升降 殿陛
言語可以叅涉講說則亦豈無一遭承 命之日乎此實
情語而行步言語至今無少變動終為欺慢、聖明之歸
每念惶悸益無措身之地也

金始鑷黃翼再數人余甚愛其才嘗於堂后時泛容說及

西南論議之所由分且言南人与少論合勢雖似完固終
必同歸於逆宜速自拔毋底于悔旁人笑之曰何言之深
而何計之踈也余曰吾則盡吾心聽不聽在人吾何強之
哉既而卒守前見欲沒善而不果

